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three figures in a dynamic scene. At the top, a man in an orange tunic and blue pants is leaping through the air, holding a sword. In the center, a woman in a vibrant red robe with a flowing cape is also in motion, holding a sword. At the bottom left, a man in a dark, patterned robe is crouching or falling, also with a sword. The landscape features stylized mountains, pine trees, and a body of water with waves.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dark green border with a subtle pattern.

三俠劍

6

张杰鑫 著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word fight. In the upper left, a figure is shown in mid-air, performing a jump or a high kick. In the center, a figure in dark robes is engaged in combat with another figure. In the lower left, a third figure is visible, possibly a witness or another participant. The style is expressive, with bold lines and varying ink tones.

三侠劍

张杰鑫 著

6

(吉)新登字 07 号

SANXIAJIAN

三 侠 剑

张杰鑫 著

责任编辑:于永玉 张忠礼

封面设计:金 木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16 印张 24 插页 5304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1—8 000 套 定价:258.00 元(全套 12 册)
首都发行所发行	ISBN 7—80626—075—7/I·6

这才率领清兵回归潮州城。到了城内检点台兵所造的辎车粮草，以及器械等查明数目，专等副元帅回来报告，大家正在忙乱的时候，猛听得一阵哭声，令人闻之酸鼻，群雄不由得一怔，赶紧派人出去看看，是哪里来的悲声，手下人回来报告，大家这才明白。

书中暗表，当日晚间赵氏太太打发锭玉走后，自己一想，我心里就是这么一块病，所愁的是那么大姑娘尚且未能许配人家，到如今我这块病总算是去了，儿子们总算男子汉，自创自立何难娶妻生子，此时我就算一心无挂，跟着老天杀的过活，今天反叛，明天作乱，早晚难免被获遭擒，押赴云阳市口，受一刀之苦。不用远说，今天这个潮州城，依我看就有些难保，与其生前跟着担惊、骇怕，还不如一死皆休。赵氏太太想到这里，越想活着越没趣，越想越没意思，这也叫人生有处死有地，自己回到房中，将房门关好，梳了梳头，洗了洗脸，换好了新鲜衣服，戴好了金玉首饰簪环，全都收拾完了，就在横梁拴了一个绳套；那里意思是坦坦然然，并没有什么愁苦，将脑袋往里一伸，身形一坠，手刨足登，不过片刻已然气绝身亡。大众逃走之时，找赵氏太太，也曾到这屋里来看，皆因屋中黑暗，没有灯火，又搭着兵败如山倒，故此未能看见。五怪逃走之后，三爷等随后追赶，城中的老百姓，听得杀声炮响，闹了一夜，家家户户全都是双门紧闭，哪一个敢出来探头，府衙里面，更是一个人也沒有。容着胜三爷大家二次回到城中，一时之间，尚未到住宅搜查，二小姐莫锭玉随着老人家白玉祥回到了府衙，想起昨晚之事，不由得心里头发酸，一阵感愧，暗说昨天夜里，我莫锭玉在这个地方，尚且是父母双全，人称二小姐，到如今不过几个钟点的光景，便成了孤苦伶仃之人，跟我的生身父母，天南地北，今生今世还不知有见面之时没有。姑娘想到这里，心中难过，信步来到东跨院，先到自己房中看看，倒是未改什么样，这才挨着屋子全都进去看了看，然后又到了中院母亲的房中，也不过作一种追忆的思想而已。将然到了房门口一

看，隔扇半仰半合，姑娘一抬头，可了不的了，真不亚如晴天一声霹雳，凉水浇头一般。母女可算骨肉连心，锭玉并不知道骇怕，走上前来，先把母亲松下来，然后抱着母亲死尸放声大哭，一面哭着悲悲切切诉说一往情由，真正是哭了个死去活来。老少群雄得着这个信，赶紧来到后面观看，老头子白玉祥亲自安慰儿媳道：“人死不能复生，叫吾说你的母亲可算是深明大义的贤人，宁可杀身不从贼，这才不枉人生一世。在先前不过因为子女之事，未办理完毕，故尔苟延残生，再说有孩子你前来收她老人家的尸身，足见得是死去之人，一片好心所感。”锭玉听罢遂说道：“老人家你说的固然是至理，怎奈孩儿吾心如刀绞一般，她老人家养了吾这么大，一天也未能孝顺，到如今吾随夫一走，抛下她老人家悬梁自尽，怎叫吾心里不难过呢？”这个话说出来，没有一个不难过的，惟独白义在旁边想起昨天晚间赵氏当面嘱托至再，原来她老人家已存死念，回想前情，不由得也是一阵阵心酸，不过同着大家，不好意思落泪，皆因是没过门的岳母，恐怕令人耻笑。就在这般光景，老人家白玉祥一眼看见白义，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畜生，可惜你长这么大，怎么连半点人事都不懂！你死去的岳母，总算待你不薄，今见她老人家自尽而亡，为什么连个眼泪也不掉，还过不去哭两声，以尽子婿之情。”皆因白玉祥感激姑娘救命之德，但既为翁媳谈不到报答，不过心里总觉像欠情似的，所以见赵氏一亡总有这种表示。白义本来心中难过，听老爹爹如此吩咐，赶紧走过来，往赵氏尸旁一跪，放声大哭，白义这个哭。还真不是假的，真正是悲从心中起，恸自肺腑来，锭玉姑娘一看白义这般悲恸，不由得自己又陪着恸哭起来，这时一看白义也哭，这可热闹了，香五、贾明、韩秀、罗文，大家全都走过来劝，惟有贾明说话唠叨，他来到锭玉跟前，口称：“嫂嫂，你别哭了，你越哭吾那白大哥他也越哭得有劲。别人你全都不疼，难道说你不疼吾白大哥吗？连日打仗劳乏，此时再要悲伤过度，倘若把他累着，生

点儿毛病，岂不耽误你们小两口圆房的喜期。”这一句话不要紧，众小弟兄全都哈哈大笑，胜三爷把贾明支开，此时姑娘被贾明说的，一气也不哭了。大众把白义也拉起来，胜三爷叫姑娘暂且到东跨院休息，赵氏身后之事，我自当派人办理。

不表姑娘够奔东跨院，且说大众英雄来到前面大厅，三爷跟白玉祥商量，副元帅带兵在陆丰县大道上面堵截贼人，倘若急兔反噬，未免有一场恶战，元帅麾下萧银龙等，未必赢得了五怪，不如前去接应，倒显着妥当。白玉祥一听三爷所说之话有理，自己仍然带领攻城之兵一半，只带白义白俊两位少爷，叫三爷跟着群雄看守潮州城，爷儿三个带兵前去陆丰县的大道接应。走出来也就是五六里路，就见前面尘土高起，白玉祥赶紧派人前去打探，探兵回来报告，前面来的正是副元帅带兵往回走，白玉祥这才把队伍扎住，自己走上前来迎接。见着王副帅请了安道了劳，王副帅满面带笑，叫了一声老英雄，不必客气，本帅应当给众位道劳才是，白玉祥接着说了一声岂敢，这才问五怪可曾由打陆丰县经过，王副帅闻听一摆手，咳了一声道：“老英雄别提了。”遂就把五怪的行踪，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书中暗表，五怪自从闯过了白玉祥这道伏兵，那才叫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哪里还敢站脚，顺着陆丰县的大道，一直往前走。在路途之上，五怪何清向莫雁说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倘若是清营里面要有小弟设谋，并不在潮州附近埋伏，若陈兵在此拦路劫杀，左右皆有大江拦阻，逃走之人插翅也难逃，他们算计不到的地方，正是咱们大家的福气。”莫雁听罢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兄弟，也不是哥哥吾说句大话，吾自从有生以来，就有神鬼保佑，别看这一次失守潮州城，胜败乃兵家常事，将来咱们还许长驱直入，打到了北京城呢。”一面说着一面往前走，猛然间前面的兵卒忽然停止前进，一个个全都往回跑，细一听前面一片喧哗之声，冲天震地，喊叫的是：“生番军听真，你们大家也是大清国的黎民百

姓，为什么好好地要保着贼人造反？打出天下来，人家做皇帝，打不出来你们大家可是白送命。我们大清兵也是中国人，不忍杀害你们，你们要听明白了，不要保着造反的反贼了，你们只要把军刃扔了，一概免死，如果执迷不悟，当时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这片声音正是王副帅带领的大清兵，萧银龙传下令去，把队伍布开，只要见着生番军，先以此言相告，五怪所带之兵，准能不战自散。果然众番军听了这片言语，胆小之人早已把军刃抛弃。莫雁一看不好，知道这个仗打不了啦，只得传令绕道逃走。王副帅一看台湾兵果然绕道往前逃走，不由得心中喜悦，叫银龙按兵别动，单等把五怪全都让过去，然后再随后追赶，也不可追得太急了，不过尾随于后就是了，只要把兵布开，不让他们冲出来，五怪以及众番军一个也跑不了，皆因前面是大江的江湾。容着他们到了江边，清兵把队伍分布左右，也顶到江边上，江中一无桥梁，二无渡船，难道说他还能插翅而飞吗？银龙一听，这个法子太好了，果然把五怪放过去，那个意思打算把他们困死里面。王副帅一瞧，兵士已布置停当，跟银龙商量打算派人到潮州搬兵，从多势众好捉拿贼人，将然说到这里，前面探兵报告，五怪带领生番军全都登船过江去了，副元帅听罢这句话，不由得就是一怔，赶紧带领银龙等众人，跨马前去观看。这一看可了不得了，大小舟船压满了江心，水军为首之人，正是太仓州小三鼠，银龙一看，心中纳闷，心说这三个小子，是由打哪里来呢？

银龙他哪里知道，三鼠自从在九节岭逃走之后，树林分金，偏偏遇见两个贼魔，遂弃了金银，急忙逃命而去，这三个小子要是遇上贼魔，那就算怕他一贴老膏药。当时三个人抱头逃窜，真如丧家之犬一般，一口气跑出去三四里地。回头看了看，万幸两个贼魔并未追赶，哥儿三个一商量，柳遇春说道：“秦大哥，你老这就没的说了吧，只可依着我的主意，奔惠州投五怪了。”秦尤此时并没有地方投奔，只可点头，崔通是随着大众，你们说往哪里去，

他都跟着。三个人当下商量好了，摸了摸兜中并没有分文，哥儿三个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秦尤叫了一声：“二位兄弟，我们闯荡绿林的，别的还可以说，惟独怕没钱，依我说那也不算什么，今天是晚了，不过明天挨一天饿，到了夜晚之间，或是村庄镇店，富户人家偷盗窃取，或是拦路等着孤行客人，无论怎么样，做一号买卖，就够我们哥儿三个，吃个十天八天的。”柳遇春一听，笑了笑说道：“大哥要听你说话，未免太容易了，拦路劫财，赶上倒霉的时候，就许三天撞不上一个孤行人。要说偷盗窃取那就更不容易了，还得白昼之间踩好了道，夜晚才能进去，得手不得手，还在两可之间。现在我们三个人身上分文皆无，眼睁睁明天这一天就得挨饿，倘若是到了夜晚买卖做不成，不用说明天，后天也得抗刀。”柳遇春这句话没说完，秦尤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兄弟，你先不用发愁，买卖上了门了。”他们说话的地方，正是三岔路口，就见在左边那条道上，来了一个人，身后背着包袱，遛遛达达往前行走，秦尤看着心中欢喜，叫柳遇春去看，小子一看果然不错，有心找个地方隐住身形，怎奈这个地方一马平川，并无有藏身的地方，哥儿三个只得藏在道旁留神看着，就见那个人，忽然止住脚步，站了一会儿又往前走，那个意思就仿佛是看见他们三个人了。这三个小子一想不对，他要是看见我们，当然就不敢往前来了，既然是往前走，当然是没看见，正想着，这个人已然来到了切近，行动婀娜，体态风流，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女子。秦尤崔通不用说，惟独柳遇春一看，心中喜悦，心说这可是个巧机会，如果这个女子有几分人材，倒不如我们哥儿三个带着她在路途之上解闷，小子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大哥，老兄弟，你们哥儿两个别动，我先出去看看，她是怎样一个人。说着话将身一纵，手擎军刃，在大道当中一站，照样念了一套山歌，留神一看，对面来的这个女子，年纪不到二十岁，生得面似芙蓉，腰似杨柳，别看在黄昏之间，那一份的风流，绰约可见。柳遇春这小子，本来是

个色鬼，看罢心中正然胡思乱想，就听娇声嫩气地说道：“好汉爷你高抬贵手，把小奴家放过去，我这是往娘家去，回来晚了，身上一无银钱，二无财宝，只有随身穿的几件破衣服，不值半文，恐怕送给你也不要。如果你要不叫我拿着走，我就给你放下，只求你饶我这条小命。”柳遇春听着燕语莺声，浑身发麻，笑嘻嘻地问道：“你身上果然没有银钱吗？那么你就把衣裳给我留下吧。”那女子说道：“这个容易，就请你拿去。”说着话将手的包袱往地下一放，叫了一声：“好汉爷，包袱给你放下啦，望求你老闪条道，让我们过去吧。”柳遇春说道：“包袱放下不成，把你身上的衣服，全得脱给我才成呢。”女子一听，连连说道：“好汉爷你多功德吧，我要是个男子，当然把衣服全都脱给你，怎奈我身为女子，把衣服脱去，头一节冲天冲地，再说小奴家当着好汉爷，堂堂大丈夫，怎好往下脱衣服，你赏条道，放我过去吧。”柳遇春这小子他多曾讲过功德，平生以来就缺德，那女子把话说完，他接着说道：“你不是害羞不往下脱吗，我替你脱吧。”说着回手把刀插入鞘内，走上前来，伸手就要掳，女子一看，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叫了一声：“好汉爷，绿林道人称英雄，拦路劫财，还倒可说，按说遇见女子，就不应当劫，你这种行为，分明是以为深夜之间，女子可欺，有意前来罗索，难道说不怕失了你们绿林英雄的人格吗？”柳遇春一听，你个女子说话，近乎骂街，遂把眼一瞪说道：“实话告诉你，今天有钱劫钱，没钱我要劫人，你要知时识务，趁早跟我走，找个僻静所在，叫大太爷取个乐儿，然后放你一走，如若不然，我手起刀落，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柳遇春这小子这才叫奸盗全都占全了，他以为一个薄弱女子撞在自己手下，那还不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吗，点头还则罢了，不点头就要强奸，你也无法，所以他说了这篇恶话，他决想不到那女子把话听完，微然一阵冷笑，叫了一声：“好大胆贼人，我以好言相劝，本是试探于你，果然你们心怀不良，有意强行无礼。今天你遇上我，这也算你们倒霉，要

依我说，赶紧跪倒求饶，给我磕三百六十五个头，我就许饶恕你，再要不睁眼，你自己说的好，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柳遇春一听这句话，真不亚如凉水浇头一般，暗想道，就冲这个女子这么横，不问可知，她身上一定有工夫，要不然她竟敢说这么大的话吗？其实柳遇春他是色迷心窍，他就不想想，要是平常女子，深夜之间，一个也不能够走路，遇见了拦路劫财的，说话也不能那么坦然，早就吓得哆索啦，话也说不上来了，既然声色不动，言语流利，不问可知，一定是个惯走夜道的女子，身上没有特别的能耐，决不能走夜道。要按着太仓州的三鼠，闯荡江湖，也不能说没有阅历，不过这小子他是色欲熏心，一时之间全都忘了，在暗中隐藏的这两个人，他们早已看见这个女子的行迹可疑，故此两个人并不出头，且看柳遇春他怎样的行动。果然说来说去，女子翻了脸，柳遇春要是明白的主儿，趁早扬长一走，什么事也没有，这个小子他可没这么打算，他自己心里说：听你这样说话，当然身上有两手武术，量你一个女子，可能有多大的能为，你不说这个横话则罢了，既敢口出狂言，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为。小子想到这里，回手拉刀用手点指道：“你也别用大言相欺，有能为不妨跟大太爷比试比试。”说着话跟过来就是一刀，就见这个女子并不慌忙，看着刀离切近，身形往旁边一闪，左手一掬柳遇春拿刀的手腕，小子赶紧往回一抽刀，女子上步进身，趁势就往柳遇春华盖穴上，用二指轻轻一点，就听噗一声，小子当时把身形站住，纹丝不动，就像泥塑的泥人一般。女子冷笑一声道：“像你们这种奸淫之辈，我就应当一掌把你打死，我念其初犯在我的手内，暂且叫你先多活几天，从此改过则罢了，如若不改，下次再犯在我的手内，决不能饶你的狗命！可是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我罚你在这里站到东方发晓，才许你动转。”女子把话说完，下腰拾起包袱，顺着道路就走下去了。

这个女子她是何人，此处尚不能表，到后文书群雄聚会碧液

滩，三侠夜走孤松岭，另有表白，这是后话暂不多提。单说秦尤崔通在大道旁边听得明白，看的清楚，有心亮军刃过来，跟女子动手，又一想头一节恐的不是人家的敌手，再者说他又未曾要了柳遇春的命，只得在旁边连大气也不敢喘，看着女子走远，这才慢慢站起身形走过来，看了看柳遇春，就见他手擎军刃，站在那里二目直勾，摸了摸胸前倒是喘气，秦尤明白，这是点穴之法，可就是无法解救。崔通着急，向秦尤说道：“大哥，咱们哥儿两个把他背着走吧，要不然真要等到天亮，这个地方又是三岔路口，赶集的，上甸的，人是多的，叫人家看见，这是什么样子。”秦尤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兄弟，你可不知道，除了有这个能耐的可以把人解救过来，如果不知点穴之法，咱们一动，他准活不了。我也是听人家谈论过，皆因他周身的气穴全都闭住，不动他倒能慢慢地缓，只要一动他，他的气血立刻就要断绝。”崔通一听，遂说道：“那么咱们就在这里看着他不成？”秦尤说道：“方才那个女子说的明白，不过天光发晓，就能缓醒过来，谁叫咱们跟他是把兄弟呢，只可在此守着他两个时辰罢了。”崔通点头，只得在道旁席地而坐，一直坐到天光欲亮，二人正然着急，恐怕有行路之人看见，猛然就听当啷一声，刀扔地下，柳遇春翻身跌倒。秦尤崔通赶紧走过来，用手搀扶，架着遛了好半天，柳遇春这口气才喘上来哎呦一声，说好厉害的女子，秦尤问道：“兄弟你觉着怎样？”柳遇春上气不接下气说道：“倒不觉怎样，就是浑身麻木，心口这口气上不来。”崔通又给他槌打了半天，柳遇春这才精神复原。秦尤说道：“你作事太不仔细，我早就知道这个女子来得怪。”柳遇春摆手道：“大哥别提，赶紧走路吧。”三个人把军刃包好，身上衣服收拾俐落，这才一同往前行走，幸亏走到天晚，遇见合字的同行之人，送给他们十两银子路费，别看钱不多，三个人俭省对付着到了惠州，就皆因受了这一次罚戒，并没敢在路在做买卖。

书不可重叙，一直来到惠州，跟人打听，才知道五怪已然进

兵潮州，此地只留下水军大头领王豹在这里看守水师营。三鼠闻听喜悦，打听明白道路，一直够奔水师营而来，到了营门，叫人回进去，王豹一听，太仓州的三鼠他并不认识，只得接待进来。一看这三个人倒全是英雄气概，这才问三位找谁，柳遇春上前答话，通报自己名姓，说惠州五怪中有位四爷，姓蔡名亮字横宾，那是我的盟兄，我们听说他辅助莫元帅，给台湾效力，特此前来投奔。王豹一听，既然是四将军的盟弟，当然不敢错待，赶紧让到里面落坐。王豹说五怪已然走了多日，听说潮州都快攻下来了，三鼠说道，我们来的时候，也曾打听明白，要不然也就够奔潮州去了，实不相瞒，别看我们弟兄身居绿林道，并不偷盗窃取拦路劫财（其实是怕遇见那女子他又施展点穴法），故皮囊中缺少路费，未便前行。我们到这里来，有意求王头领暂借几两银子路费，日后奉还。王豹一听，遂说道：“三位英雄要打算前去，路费小子应当预备，我有一段事，要跟三位商量，莫元帅在潮州来了一封信，说陆地战事顺利，惟独水师一着不慎，船只全都丢失，叫我带领大小船只以及水手等众人，赶紧顺着水路奔潮州，以备军中应用。我这里的事差不多再有两三日就能完毕，如果三位没有要紧的事，何不咱们一同前行，在路途之上，有你们三位跟随，我也好放心。如果三位要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我就给你们预备路费，头前先走。”秦尤一听说道：“我们也不过是军前效力，既然水师移动，就一同前去更好。”王豹把诸事办妥，这才随同小三鼠，带领水兵顺着大江，往前进发。

这一天正然走到江湾的地方，王豹用手一指说道：“三位英雄看见了没有，要是由这个地方上岸，用不了两个时辰就可以到潮州城，由打水路绕，还得走一天多。”三鼠问道：“此地你来过吗？”王豹一笑说：“实不相瞒，当年我作水路上的买卖，这全都是熟路，元帅以为我善于用船，故此叫我当这个大头领。”三鼠这才明白。正然说着话，就见大道上面尘头大起，众人看着一怔，秦尤说道，

你们在这里别动，我们哥儿三个由此登岸，探听探听这个尘头是什么缘故，无事我们也不回来了，就此够奔潮州给莫元帅送信，王豹一听，遂说道：“好，既然如此，你们三位就多辛苦吧。”三鼠把船靠好，遂弃舟登岸，嘱咐王豹千万在此停船别动，这才顺着道路往前行走。走了不足二里地，一看可把三鼠吓坏了，前面的尘头正是无数的大清兵，够奔长江而来，三鼠一看，不敢怠慢，驳头往回就跑，一气来到江边喊道：“船来。”三鼠登舟，赶紧叫撒跳，离开江岸。王豹一看，他们三个人去而复返，并且是面带惊慌，赶紧问：“三位英雄因何去而复返，难道说有什么变故不成吗？”秦尤等实话实说，就把怎样遇见了清兵，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王豹一听，心里头也骇怕，好在一节，大家全都在江心里，就是清兵来到江岸，他也无法渡江，有这么一点仗恃，遂将船只扎驻未动，三鼠与王豹等全都站在船头，观看动静，又派探事小船，往左右探听，防备有水师攻来。众人正在这样看着，就见飞尘扬沙，无数的军队全都来到江岸，细一看非是清兵，正是五怪带领众番军。五怪走到这个地方，本打算沿用兵法上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整理整理军队，然后背水一战，忽然见江心里有许多船，未免就吓了一跳，心说这里要是再有清营的水师，那可就身逢绝地了，细一看这才心中喜悦，原来是自己惠州的水师营。将然看到这里，此时王豹也看明白了，在船头上面高声喊喝，这个时候不但五怪心中喜悦，就连大众生番军，一个个都是喜欢非常，莫雁赶紧派弓箭手沿江排开，恐怕有人前来抢船只，先叫家眷上船，然后一队队的挨着全都弃岸登舟。这个工夫蔡亮已然看见三鼠了，问了问这是由哪里来，柳遇春把经过的事大概一说，然后五怪致谢，多亏三鼠搭救全军。众人全都收拾俐落，撑船到了江心，正然排列次序，开船刚走，这时候王副帅同着先锋萧银龙赶到，一看贼人全都登舟，不由得一跺脚，说了一声完了，王副帅也是无计可施，将帅在马上瞪眼看着人家大小船只漂漂荡荡顺水而去，半天无法，

这才带兵回归潮州城。

白玉祥听罢王副帅的言语，不由得笑着叫了一声：“副帅，这一战已然叫五怪落魂，何必非要拿住他不可，我等因为全都不放心，故此老朽前来接应。元帅回来最好不过，在城内还有许多未办之事，全都等你老人家主张一切。”把话说完，合兵一处，一同回归潮州城。胜三爷带领群雄迎出府衙外，副帅到了里面，首先出榜安民，然后派兵把守城池，四门开放。千门万户得着这个消息，才敢出入行动。三爷又把所获五怪辎重以及粮饷大概的数目，跟副帅报告，计算计算，补充厦门所失的，还绰绰有余，这总算是大获全胜，众人非常欢喜。正然谈话之际，外面差人报告，有莫二小姐求见白老英雄，副元帅问道：“哪里来的莫二小姐？”三爷就把前次释放莫守智，以及他跟白义怎样结亲之事，说了一遍，如无此人潮州恐怕尚且不能攻破，王副帅闻听，点了点头，向着白玉祥说道：“老英雄请到外面看看，如果有事，不妨面见本帅。”双头太岁答应出来，见着莫锭玉问道：“儿有什么事？”二小姐悲悲切切，叫了一声：“老爹爹，孩儿听说副元帅已然来到了府衙，我有意求你老，带着我见见他老人家，当面要求给我死去的母亲办理丧事。”白玉祥说道：“既然如此，你在这里等候，待我进去先跟副元帅说一声。”姑娘点头答应，老人家回到了里面，就把赵氏如何自缢前后话一说，她的女儿莫锭玉，打算要见见元帅，要求给她的母亲发丧，王副帅闻听，遂说道：“如有别的事，可以到里面跟我直接说，要只是为母发丧，这个话就不用说了。赵氏为人忠烈，这也算是杀身成仁，不但要丰盛给她发丧，我还要专摺入京，叩求万岁的御封，以慰她的幽魂于九泉之下。”白玉祥闻听，赶紧替莫锭玉谢过元帅的恩典，然后出来就把副元帅的话跟二小姐一说，姑娘一听，心说罢了，不枉人人都学忠孝节义，真要是有这么一举，死亦荣耀，这才叫公爹替谢，自回东跨院不表。单说副元帅跟着就派人买上等棺木，上等寿衣，搭棚诵经，遍请全

城的僧尼道士给赵氏超度亡魂，又向三爷说道：“潮州知府金庚，以及总兵陈起，听说他等全都临难死节，不知道他等尸身，被贼人放在哪里？”胜三爷说道：“这个事一时之间倒很难找，倒不如在府衙门前出一张告示，不论商民人等，有知道信者报告有赏。”副元帅一听，也只好如此，告示贴了一天，并无一人前来报信，皆因全都不知道，这时候棚也搭好了，赵氏的灵也停起来了，僧道念经，鼓手吹打，二小姐披麻带孝，老人家白玉祥吩咐叫白义穿孝相陪，又叫罗文、韩秀、白俊也全都穿着孝，这不过是感激姑娘救命之恩。灵前设摆祭品，副元帅亲自祭灵，然后老少群雄全都上祭。二姑娘在灵旁谢孝，看着这般丰盛，心里觉着有点安慰，由打安慰之中想起了悲恸，复又在灵前哭了个死来活去。大家正然上祭之时，外面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怀中抱着一个小孩，跟守门人说她要前来上祭，皆因是吊孝的，当然就不拦阻了，何况她手中又拿着烧纸。到了里面灵前，先将纸钱焚化，然后跪倒磕头，二小姐一看，就是一怔，心说我们由惠州来到此处，跟当地的老百姓并无来往，怎么会有妇人前来上祭呢？心中疑惑，又不好问，只得陪着叩头。祭灵之后，这妇人往旁边一坐，取出一块手巾来，把嘴一捂，放声就哭，姑娘一看，还是真不知道，只得陪着哭吧，赶情哭的主没留神，旁人可听出来了，二小姐哭的是母亲，妇人她哭的可是大人，在旁边韩秀一听，就知道这里头有事，赶紧上前拦住，问她是何人，所哭的是谁，妇人哭罢擦了眼泪，说明自己是谁，大家一听全都错了，原来这个妇人正是知府金大人给少爷雇的乳娘，怀中抱的孩儿正是金知府的少爷。

自从打城破那一天，知府在城上一急倒地，差人抬回府衙里面，苏醒过来之时，贼人已然进了城，金大人逼死了夫人，托孤乳娘，然后拔剑自刎。乳娘慌慌忙忙抱着少爷出府衙，幸是夜间，未致被贼人看见，逃到了百姓之家隐藏。人民全都感念金大人是一位忠良，故此对于乳母少爷百般爱护，直藏到这一天，清兵得

了城池，乳娘就要出来打听打听，要见主帅把话说明，百姓人等不放心，不知道贼人走了没有，如果接着还打仗，说不了也是白费吗，故此又等了一天。大家一看府衙里面高搭灵棚，又请僧道念经，不问可知，一定是给死去的知府办理白事，有人告诉乳娘，她一想也对，这才抱着少爷，托人买了点烧纸，前来上祭。乳娘来到灵棚，看见许多穿孝的人，以及錠玉姑娘，她心里就是一怔，又一想，也许人家金大人家里得着信，当门家族，前来收尸也未可知，她这才并不多问，祭奠已毕，放声大哭。容着大家听着不对，一问这才知道，她是知府金大人家的乳娘，遂把寻找金大人找不着的话跟她一说，乳娘问道：“那么死的这是什么人呢？”众人告诉他，这是上吊死的赵氏夫人，乳娘赶紧说道，上吊死的夫人，也不是外人，那乃是我们的夫人，乳娘她以为是金大人之妻子，众人又详细告诉她一回，她这才知道，停灵的与金宅毫无关系，众人问她知道金大人尸首不知道，乳娘就把自己逃走的情形一说，并未看见知府的尸身，不知贼人如何处置。说到这里，就见她一点头，自言自语说道：“对了对了。”众人问什么事，她这才说道：“你们众位先别忙，我回去打听打听，或者有人知道。”原来莫雁住在府衙里面，曾抓来两个民夫给他们挑水，乳娘忽然间把他们两个人想起来了，才一直出离了府衙。到了民宅里面，跟张家赵家王家李家，把寻找知府金大人的话一说，从中有有人把两个挑水的找来，跟随乳娘二次来到府衙，一问这两个人，果然知道，原来莫雁用两口棺材，将金大人夫妇装殓起来，移在文庙之中存放。众人将这个话回明副元帅，要是别人当时听见这个话也就是派人前去将灵取回府衙就是了，人家王副帅可不然，得报之后，赶紧换好了官服，又令人点齐了二百名兵士，这才派人把老少群雄全都请了来。副元帅看了看众人说道：“本帅念金庚为国尽忠，我不肯草草将他的灵柩取回，我有意约请老少群雄辛苦一趟，随本帅前去文庙祭奠金大人，然后搬灵回府衙，连同诵经超度，不

知老少群雄可愿意相从吗？”几位老头一齐答言道：“忠臣孝子人人所敬，何况还有元帅之命，我等情愿随往。”副帅闻听，吩咐给老少群雄全都备马，工夫不大，差人前来说话，马匹备好，王副帅带领老少群雄，二百名清兵，一直够奔文庙。来到那里，早有那两名挑水夫指点金大人的灵柩，王元帅亲自验看，上面尚有标记，写得明白，一口是金大人，一口是金夫人，看明白了，大家致祭已毕，招来民夫，将两口棺木全都抬回府衙，二百名兵丁押灵开道，到了府衙里面也停在灵棚之中。跟赵氏对面。王熙这一来不要紧，惊动了全城都知道，到了次日，门外有人报信，说知道副将尸身。王副帅赶紧打发副将王戎前去收殓，抬回府衙，也停在灵棚之中，锭玉又对老人家白玉祥说她死去的三个哥哥除凌霄鬼莫守刚已然用棺木装好，在府衙里面存放外，莫守明与莫守智的尸身，尚且未能收回，人死罪恶已除，望求老人家看在孩儿分上，预备两口棺木，也把他二人收殓收殓吧。白玉祥只得派人前去，把二鬼三鬼两个死尸收回，三个小口全都停在赵氏的灵后。王副帅一看诸事全都办理完毕，问了问各尸亲全都有家可归没有，除了陈起目前无人，副元帅已然按着他的履历，派人到他的原籍送信，叫家丁前来领灵，简断捷说，就是各归原籍，不过有个迟早起行。全都办完之后，王大人专摺入京，报告军情，请封尽节之人。后来金庚之子金继先，世袭忠烈侯，官至臬台，陈起之子陈冠军，世袭英武侯，官至总兵，金庚之妻封英烈夫人，赵氏太太封忠义夫人，这是后话不必细表。

单说王熙诸事办完之后，委派副将王戎带兵驻守潮州，其余的官职候旨定夺。分派已毕，率领三军高唱凯歌，回归嵩屿，所得的粮饷军械，全都由水路用船载回。到了嵩屿之时，老王爷早就得着了信，带领武士王官人等亲自迎接。王熙看见肃王来接，赶紧下马，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这才上马一同回中军大帐。此时侠义营群雄，老王爷有话，叫大家回侠义营休息，明天设摆酒筵